

反右派

三年自然灾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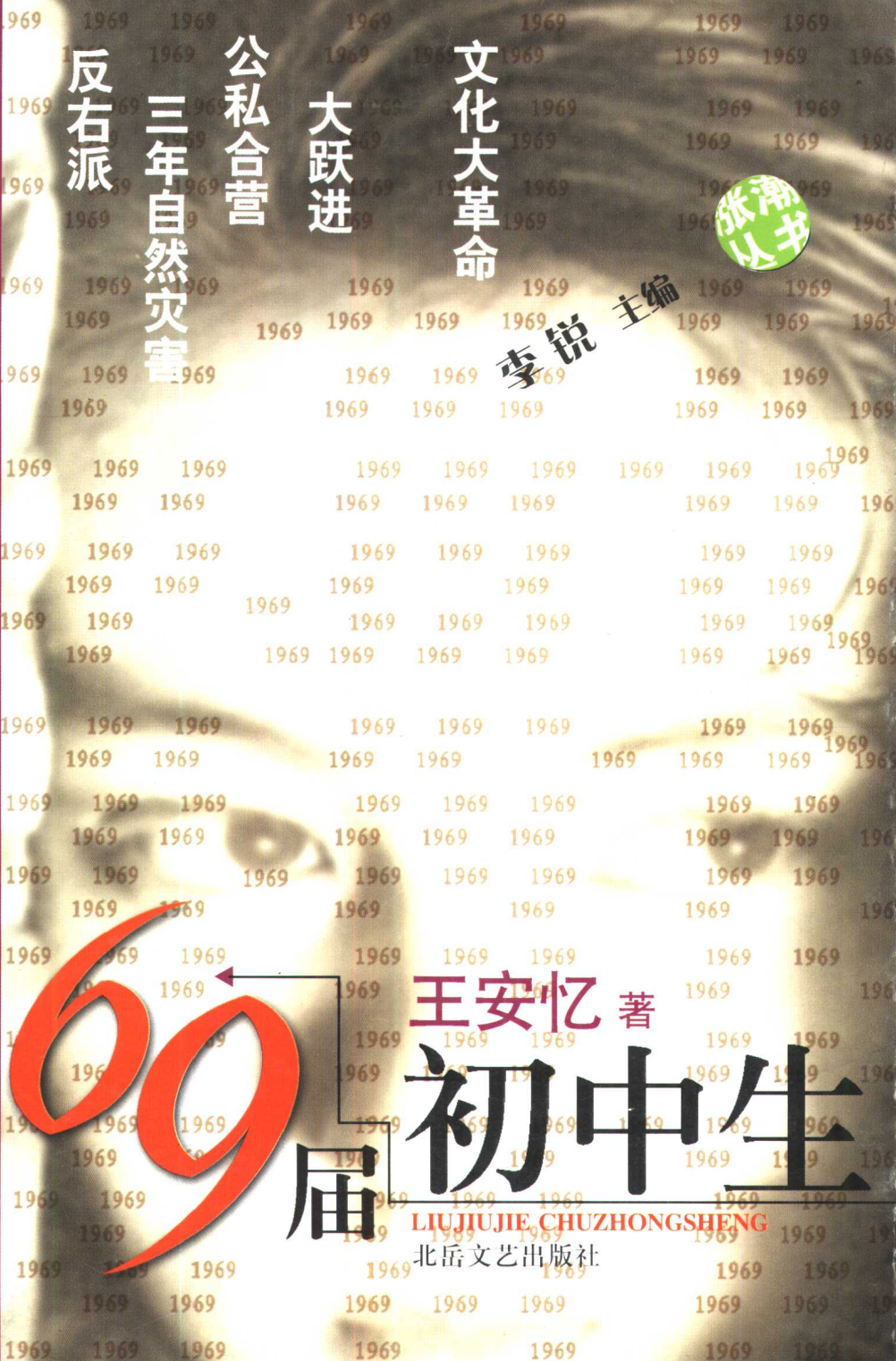
公私合营

大跃进

文化大革命



李锐 主编



69

王安忆 著

初中生

届

LIUJIJIE CHUZHONGSHENG

北岳文艺出版社



李锐 主编

69届初中生

王安忆

著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3.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69届初中生/王安忆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1. 4

(涨潮丛书/李锐主编)

ISBN 7-5378-2225-5

I. 6...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18308号

69届初中生

王安忆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875 字数: 262千字

2001年4月第1版 2001年5月太原第2次印刷

印数: 8 001—13 000册

*

ISBN 7-5378-2225-5

I·2136 定价: 16.00元

相信自己

——代总序

李锐

转眼之间，“新时期文学”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仔细想一想，上个世纪初狂飙突进的“新文化运动”，前后也不过就是十几年的时间。二十世纪一首一尾，我们中国人竟然都用一个“新”字来命名，可见我们对于“新”的渴望之迫切。也可见过了近百年，我们的“新”来得真是一进三退、艰难曲折。从打倒皇帝，到“打倒文言妖孽”鼓吹民主与科学，到走进“文革浩劫”，再到“改革开放”所要面对的“全球化”，我们至今到底“新”了没有？还是一个难题。在感慨历史的无理性的同时，我们却又无法置身在历史的浊流之外。无理性的历史可以蹂躏人、压迫人、摧残人，但却永远无法剥夺人的情感和想像。在生命被无情地推进历史浊流的同时，却也获得了刻骨铭心的体验。凭此，我们可以表达，我们可以相信自己真实的存在。我们可以不必等着别人来确认自己的“新”还是“不新”。

最近以来，在对所谓一个世纪中文写作的种种回顾和评价中，有许多对于“没有大师”的沮丧，有许多痛心疾首的论断和痛心疾首的姿态。

我对这样的沮丧和姿态总是心存疑义。如果“人类的”这个词，只是一部分人对于另一部分人当然的忽视和“代表”；如果“全球化”的进程，只是一部分人对于另一部分人当然的剥夺和“教化”，又让我们到哪儿去找那个“共同”的大师？在我看来，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和鲁迅、沈从文、老舍，都是语言大师，都是各自语言的杰出代表。因为他们代表着各自，才因此而共同丰富了人类。尽管二十世纪对于中国人是一个一进三退、艰难曲折的世纪，但是，历史的无理性，并不等同于生命的无价值。一个弱勢文化中的人，他的生命体验并非也一定就是弱勢的。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却很难改变一些人骨子里已经接受了了的“教化”。为此，我曾经说过一句话：人都不愿意相信眼前的奇迹。

收在北岳文艺出版社这套丛书里的作品，精选了十五位作家的八部中短篇小说集和八部长篇小说，都是新时期以来的名篇名作，都是作家们的代表作。对这些早有定评的作家和作品，毋庸我再多置一词。阅读他们，就是阅读“新时期”的千变万化、林林总总。所谓“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隔着百年的沧桑和悲怆，你可以分明看到，新时期文学与新文化运动，在世纪的两端遥相呼应。日积月累的写作，转眼而成为日积月累的历史。新时期，转眼而成为上一个世纪曾经有过的经历。对于文学，时间的淘洗胜过所有的众说纷纭。我们把这些佳作选编成书，不止是因为它们已经经历了时间的检验，更是希望把它们继续放进时间和读者的视线之中。我们有这个文学的自信。我们更有这个生命的自信。

辛巳年二月初一

西元 2001. 1. 23 于太原

说说《69届初中生》

(代自序)

□ 王安忆

远方有朋友来信,问我:“如果不熟悉我们69届,或今后,谁都不知何谓69届者的后人,读你的书,会怎样?”

我想了想,又想了想,还是不知道。

凡属“届”内的人们,碰在一起,只要互问一声,“几几届?”然后互答一声:“几几届。”便全熟悉了。

那每一届都有着每一届各不相同的命运和经历,大凡这一届的人都难逃脱。而随着世态的回复正常,那一届一届的内容开始逐渐失去其特殊的意义,仅只标志年龄和毕业的时间。因此也渐渐地不再被人用来互报山门。况且,即使是相同的“届”在各地区各城市也有着各不相同的情景,因此,那“届”所能表示的内容,是太狭小了。

可是,我却升起一个妄想,要在最狭小的范围内表现最阔大的内容。我想,每一个人都是个别的,每一份生活也都是个别的,每一个个别的人依着每一份个别的生活走着其个别的人生,然而每一程个别的人生却总是具有着一种普遍的意义。许是因为每一份个别的生活都是依着那一时那一地的理由而发生,历史虽长久,却是

由每一时来连成，每一时就具有了一种承上启下的意义；而世界虽广大，却是由每一地来拼成，每一地就同样有了连接的意义。那么看来，每一份个别的生活便都有了永恒的含义。还许是因为人虽个别，却都是走了同样漫长曲折路途的生命，只不过依着各不相同的境遇而演出了各不相同的人生剧，如能够还原回去，大约又都是一样的。这么看来，人和人的了解，也是能够跨越时间和地域的了。

我写《69届初中生》，这是一个上海的69届初中生，她懵懵懂懂地经过了反右、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掀起的时候，她小学毕业，升了中学，却没有上一天课，然后下了农村，然后又抽到了县城，然后又回了上海，然后考大学，没取，又考，又不取。这是与上下几届毕业生全然不同的中学生，以前没有这样的中学生，以后也不会再有这样的中学生。可是以前和以后，也许是有着许许多多学生或非学生和这位69届初中生一样，永远和所处的环境别扭着，总是需做着细碎却费力的抵抗，总是错了节拍，不是晚了，就是早了，于是便永远达不到预定的目标……这命运的内涵，大约会出现在许多不同的经历之中。“文化大革命”结束近十年了，将来也许不会再发生这样的“革命”了，可是总要发生一些别的，比如西线反击战，比如西陵峡新滩北岸大滑坡，比如……这种百年不遇，千年不遇的事情里所包含的永恒意义大约要比永远发生着的事情更为永恒。无论是自然，还是人，在这不平常的瞬间所显露的状态大约是更为本质，更为真实。

为这小说起名时，费了好一番脑筋，最终叫了《69届初中生》，并嘱咐封面设计，一定要用阿拉伯字的“69”。细细看来，甚是有趣，6是一个倒过来的9，而9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向来是个概数，比如九重天、九重地，即便是十八层地狱，也是从9演算而来。我恰恰是写了此人的半生，尚有半生未了。一个9是已知的，另一个9是未

知的。写的又确是一个 69 届初中生，没有半点附会。但等那“届”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流逝去尽，就只剩下个 69，却是还有着一番去不尽的意义。虽旁人并不以为多么精彩，自己却越想越得意，不曾料到生生的一个“69”届里，还裹着这么个契机，真是上帝的恩赐了。可再一想，别的“届”数里，谁知道有没有别的契机？只不过还不曾细细去想罢了，那得意便慢慢平静。又一想，名字虽不错，然而那内容要是先于名字早早地去尽了，只留个空名，又有何趣，于是就悲哀了起来。

1984 年春

目 录

说说《69届初中生》(代自序) / 1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28

第三章 / 71

第四章 / 116

第五章 / 149

第六章 / 197

第七章 / 241

第八章 / 274

附录：关于《69届初中生》的来信 / 陈丹青 / 304

□ 第一章

妈妈天不亮就走了，天黑才回来，雯雯见不到妈妈；
爸爸天黑了才起来，天亮才睡下，雯雯也见不到爸爸；
雯雯哭了。

阿宝阿姨一边颠着雯雯，一边告诉她：“妈妈去上班，爸爸在写字。”

小姐姐罪罪扯着阿宝阿姨的衣角，补充道：“爸爸妈妈在工作。”

爸爸妈妈都在忘我地工作，每个人都在忘我地工作。这是一个忘我的时代。

这一年里，雯雯终于懂得了“我”，知道了“我”是谁。在这之前，她只会说：“雯雯要。”“雯雯饿。”如今，她会说：“我要。”“我饿。”“我听见。”“我看见。”“我知道。”或者是“我不知道。”

雯雯是先认识别人，然后才认识自己的。

眼前是黑暗，她正茫然，正气愤，正不知所措，却被一团温暖包裹了。这温暖很巨大，无边无际，柔和地包围着她，使她的手、脚、脑袋、身体，都有了依傍。她安心了。接着，一个柔软的东西碰在了她的嘴上，她含住它，吮吸它，那温暖便流入并注满了她的全身。她惬意地合上了眼睛，却还悻悻地、不肯罢休地抽动着鼻翼。她睡着了——以后，她知道了，这一片温暖的境地，叫做妈妈。

她好好儿地躺在那儿，骤然间，腮帮上感到一阵刺毛。她很疼，很委屈，要哭，那腮帮却又被无端地挤压了一下——这是爸爸。爸爸的爱抚，使得她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老是绵绵地流着口水。

2 那温暖的境地，很快地就与她疏远了。代替那境地的是一种轻轻的荡漾，和着一种轻轻的声音，那是拖长的，曲折的，有高有低，有紧有慢的一种声音，比说话要悦耳。后来她知道了，这是唱，唱的是“小别重逢梁山伯……”而她又听成是“小兵冲锋梁山泊……”一直到她很大，她还以为这是一支冲锋陷阵的歌。在那悦耳的声音伴随下，她被轻轻摇晃着，雪白的天花板，浅蓝的墙壁，墙壁上一个嘀嘀嗒嗒响着的东西，和她一起晃着——这是阿宝阿姨。

她的肋下还常常被一种软弱而又固执的力量箍紧着。这时候，她的腰间会感到一阵凉飕飕，衣服被提了上去，裤子却垂了下来。她的脸紧紧地贴在另一张脸上，那脸上有一双细细弯弯的眼睛，两片红红的嘴唇，这嘴唇老是无休止地亲她。有一次，在这种腰间凉飕飕地箍紧时，天蓝色的墙壁，还有那嘀嘀嗒嗒的东西忽然翻了个个儿，而那棕色的一细条一细条的地板，却贴在了她的脸下。她被这迅疾的调整吓慌了，忘了哭。此后，她的两肋就不常被箍紧了。那细细弯弯的眼睛却仍然贴得很近地看她，她也看她。这种太近距离的凝视使得她的两个眼珠子永远努力着往中间靠——这是姐姐的功绩。

天暖了，雯雯的衣服开始一件一件往下脱，她可以自由地挥舞着手，踢着脚。她可以毫不困难地看见自己的手，看见自己的脚。并且，可以随意地把手塞进嘴里，用牙床啃着，那牙床不知为什么有点发痒。假如她愿意再稍稍花点力气，便可以把脚也塞进嘴里，帮

助手一起磨擦牙床。

她对水不再惧怕了，洗澡成了每日三次的功课。不冷不热的水从身上滑下去，像是一阵熨贴的抚摸。她踢腾着水，笑着，叫着，当被从水里提起来时，她愤怒地哭了。她哭着被擦干，敷上一层白粉，被放在小车里，小车被推到院子里。有时候，院子的门被打开，车子推进了一步，出了院子，面对着宽大的弄堂。她把手塞进嘴里，不再哭了。

弄堂里很安静，所有的门都关着，院墙上探出几枝藤叶，几朵花。

大门对着一排黑漆的高篱笆。篱笆里升起尖尖的楼顶。隔一会儿便传出一阵铃声，还有隐隐约约的歌声。她静静地听着，可姐姐不时地要来打搅她。

“雯雯，喝桔子水。”她捧着一个奶瓶，将奶头往雯雯嘴里塞，那是一个橡皮的奶头，与妈妈的奶头全然不是一回事。橡皮奶头里流出的只是奶，桔子水，葡萄糖水，米汤水。

雯雯坚决地推开奶瓶。她宁可吮自己的手，也不愿吮那橡皮的玩艺儿。

3

隔壁院子的门开了，跑出来一个人，和霏霏一般高，一般大，不同的是他头发很短，只有前边一缕是长的，搭在眉毛上。他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方方的，桔红色的东西，不时将它伸进嘴里，然后便发出一声响亮的“呼——”他向雯雯走来，将那桔红色的东西伸到雯雯嘴边，说：

“吃。”

霏霏说：“雯雯不吃。”

雯雯伸出舌头小心地碰了碰那东西，她感到舌头被扎了一下，赶紧缩回舌头。可舌尖上却留下了一丝沁凉甜蜜的快乐。

“好吃，吃。”他弯着腰，一手撑着膝盖，一手握着那奇怪的长方块，伸在雯雯嘴边。

“不吃！雯雯不吃！”

雯雯又伸出舌头，舔了舔那桔红色的东西。

“让我抱抱好吗？”他进一步提出了要求。

“不让！”霏霏骄傲地说。

“就抱！”他用嘴含住那桔红色的东西，腾出手上前箍住雯雯的肋下——这箍法与霏霏也是相同的。

霏霏扑上去，拖住雯雯的脚。

他使劲把雯雯拖过去。

霏霏使劲把妹妹拖过来。

雯雯哭了，声音宏大而嘹亮，这境地是太悲惨了。阿宝阿姨闻声赶了出来，雯雯伤心地抽噎着。

“乖宝，不怕！”阿宝阿姨抚摸着雯雯，同时呵斥着那蛮不讲理的人，“小赤佬，作死！”

4 那隔壁的门里，忽又跑出来三个人，比刚才这个略高一点，或是略矮一点，每人手里拿着一根长长，方方，桔红色的东西。他们四个对着阿宝阿姨一起跳着叫着：“抱过了，抱过了！”

阿宝阿姨相骂着：“小鬼头，小赤佬！”

霏霏扯着阿宝阿姨的衣角，助着威：“坏蛋！强盗！”

雯雯哭着，眼睛则盯着那伙人手里的东西。她知道了那滋味：甜的，凉的，像被针扎了一下却十分好受的。她远远地无望地用手指着。

阿宝阿姨牵着霏霏，推着雯雯，关上院子的门，来到弄堂口，对着马路，站着。

雯雯惊异地睁大了眼睛：这么多的人，各式各样的，高的，矮的，大的，小的，长头发的，短头发的，没有一个重样的。从这边往那边走，从那边往这边去，去了再也不回头，而人却一点不见少。源源不断，源源不断。除了人，还有那么多怪东西：那么高那么大的一个大盒子，里边也装满了人，丁丁当地地跑着，或者是嘀嘀嘀地跑着，跑得飞快。雯雯眼花缭乱了，看多久也不腻烦，不哭也不闹。人家都夸她乖。

弄堂口，有一个小小的蓝色的木板房子，里面放着几张桌子，几条板凳，坐着一些人在吃东西。门口架着一个大铁锅，嗞嗞地唱

着，锅边团团地围着白汽。一个人腰里围着块白布，站在锅边忙着。他不时走到雯雯跟前，对着雯雯笑。这人笑起来脸上会出现很多很多条纹路，密密的，深深的，黑黑的。雯雯有点怕，总要往后缩。他说话的声音跟别人很不一样。他管雯雯叫“妞妞”。

“妞妞真乖！吃包子不吃？”他手里拿着一个黄灿灿的圆东西，恐怕就是那个“包子”了。

“她吃不来，牙还没出呢。”阿宝阿姨代她回答。

“这妞妞真好啊，雪白雪白，像个粉团子。一点儿不闹人哩。”他把脸凑到雯雯脸跟前，一脸皱皱巴巴的纹路，雯雯直往后躲。

“在家里可吵了，喜欢看热闹呢！”阿宝阿姨将雯雯换了一只胳膊，让她和那皱脸更贴近了一些。

“这小囡长得好咪，像一只洋娃娃。”一个和阿宝阿姨一样高的人走过来。她的头发很长，披在肩上，穿着红衣服，绿裤子，对雯雯眯眯笑着，还伸手摸了摸雯雯的腮帮。雯雯笑了，可是阿宝阿姨却变了脸色，骂道：“神经病！”抱着雯雯，牵着霏霏，快步走了回去。

慢慢地，雯雯对弄堂口，对弄堂前的马路，熟悉起来了。

她认识了那丁丁当当跑着的盒子，那嘀嘀嗒嗒跑着的盒子，她统统把它们叫做“巴巴乌——” 5

她知道了桔红色的，又甜又凉会扎人的东西，是装在店门口那个天蓝色的，嗡嗡作响的箱子里的。她一到这箱子旁边，就充满期望地看着阿宝阿姨。

她知道了“包子”的滋味儿。她那牙床发痒的地方顶出几个小硬粒儿的时候，她尝过了一次。那是需要花点力气才能吃下去的。那味道她觉不出太多，只觉得努力嚼动的快感，她喜欢咀嚼。

她见了喊她“妞妞”的人不再害怕了，却知道应该害怕的是那个穿红着绿的女人。她是神经病，神经病是什么，她不知道，只知道神经病是十分吓人的。

在弄堂口，最快活的时刻，是在人群里看见了妈妈。

偎依在妈妈怀里，同偎依在别人怀里，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妈妈怀里，她才觉得安心，觉得安全，觉得快乐，觉得心安理得——这

才是自己的所在,真正的所在。再没有比妈妈的爱抚更丰富、更多样的了。妈妈用头顶着雯雯的头;妈妈挨个儿亲着雯雯所有的手指头和脚趾头;妈妈把雯雯举得老高老高;妈妈让雯雯骑在腿上,骑马似的颠着,一边颠,一边唱:

“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

“嘿嘿嘿嘿。”雯雯唱。

“妈妈忙啊,要看稿子呀,好多好多的稿子啊!”妈妈告诉雯雯。

“啊,啊!”雯雯答应妈妈。

“爸爸在写书呢,写一本打仗的书呢!打淮海大战,打蒋介石……”

“呀呀。”

“雯雯只好受点委屈啦,对不起啦!”

6

“啦啦!”

两人谈得很投机。妈妈的话,雯雯全懂;雯雯的话,妈妈也全懂。雯雯发出的第一个音,就是“妈——”

然后是“爸——”。这不难,会了“妈——”;只须把嘴唇碰响,便是“爸——”,爸爸总要比妈妈喧哗一些。就好比,妈妈亲雯雯,没有声音,悄悄的。爸爸亲雯雯,则非常响亮:“啵!”妈妈抱雯雯,抱多久都嫌不够。爸爸抱雯雯,把雯雯搂得很紧很紧,可不一会儿就放下了,甩着手腕叫道:“累死了!累死了!”

然而,无论妈妈,还是爸爸,和雯雯在一起的时候都很少,他们很忙。雯雯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和阿宝阿姨在一起。她跟着阿宝阿姨学话,阿宝阿姨说什么,她学什么。阿宝阿姨唱:“小别重逢梁山伯……”她跟着唱:“小兵冲锋……”阿宝阿姨说:

“你是嗲妹妹。”

雯雯也说:“你是嗲妹妹。”

阿宝阿姨说:“你的肚肚饿吗?”

雯雯回答:“你的肚肚饿。”

阿宝阿姨说:“你要困觉觉了。”

雯雯回答：“你不要困觉觉。”

阿宝阿姨拿起雯雯的小褂子：“这是谁的？”

雯雯说：“雯雯的。”

“雯雯是谁？”

“不知道。”

“雯雯是你呀！”

雯雯笑了：“雯雯是你呀！”

阿宝阿姨很犯愁，雯雯不知道“我”是谁。心想：这孩子会不会是呆子？可又不像，眼睛很灵活，说话很清楚，小小的人，居然会唱：“小别重逢……”她认为雯雯唱的一定是“小别重逢……”

忽然有一天，阿宝阿姨问她：“雯雯要喝牛奶吗？”

雯雯清清楚楚地回答道：“我要吃糖糖。”

阿宝阿姨喜出望外，晚上特地告诉雯雯妈妈：“吴同志，雯雯晓得说‘我’了。雯雯，这是谁的妈妈？”

雯雯清清楚楚地回答道：“我的妈妈。”又补充了一句：“雯雯的妈妈。”

妈妈在雯雯脸上亲了一下，然后就睡觉了。她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并且，她很累，太忙了。 7

阿宝阿姨不免有点失望，抱着雯雯回到自己屋里，继续帮助雯雯巩固着对“我”的认识。

“雯雯要困觉觉了吗？”

“我不困觉觉。”

“雯雯是哪个小囡呀？”

“雯雯是我呀，我是雯雯呀！”

二

雯雯的牙齿全出齐了，可以轻松地吃生煎包子了。除了包子上那块烤焦的底子以外，全能吃下去了。她喜欢在弄堂小板房里吃生

煎包子，她喜欢那叫她“妞妞”的老人，她叫他山东爷爷，大人都叫他老山东。山东爷爷见雯雯来吃包子，总挑煎得最黄，皮儿最薄，馅子最多的包子给雯雯。有一回，还不顾阿宝阿姨的反对，硬给雯雯吃了一小滴醋。雯雯咧开嘴，皱起眉头，直摇脑袋。阿宝阿姨在老山东背上啪啪地拍着：“要死了，害我们因因吃苦头。”

山东爷爷呵呵笑着：“吃包子不蘸醋有个啥滋味儿？”

雯雯咧过嘴，摇过头，却又要求再吃一点醋。她好像对世界上任何一种滋味儿都不舍得放过，不惜花尽全身的力气和解数。比如，看见爸爸妈妈在吃甘蔗，她也要吃。妈妈说：

“好孩子，你啃不动的，吃苹果，好吗？”

她坚决地推开苹果，向甘蔗伸着手。

爸爸说：“给她吃，吃不动就罢休了。”

可她一点儿不肯罢休，百折不挠地对付着一截甘蔗，从头上
8 啃，从侧面啃，汁水顺着手腕往下流着，她便去舔手腕。

阿宝阿姨由不得地赞叹道：“雯雯的牙好。”

雯雯的牙出得又齐又好，牙床再不需要用手去磨擦了。能吃生煎包子，甚至能啃甘蔗了。吸吮奶头对她早失去了魅力。可她仍然吃手。沉思着，握着拳，吸吮着右手大拇指的第一个关节，以至这里长出了一个厚而柔韧的疙瘩。

大人们千方百计要帮助她改掉这个坏习惯，在那疙瘩上涂辣椒水、紫药水、贴胶布。把她的手从嘴里拖出来，甚至打她的手心。可是全然无效，她吃得比过去更厉害了。玩累了，或是玩腻了，一旦安静了下来，便不由自主地把手塞到了嘴里，一边吸吮，一边想着什么。她确实是在想着什么。吃手可以帮助她思索。

她在想什么呢？谁也不知道。她自己也不知道。也许她自己是知道的，只不过不会传达。而当她会传达的时候，却又知道了。别人只知道，有时候她吃着手，忽然把手拿出来，说道：“一只鸟。”碧晴的蓝天上果然正飞过一只鸟。有时候，她吃着吃着忽然说：“一只虫。”地上果然正蹒跚爬着一只蚂蚁，负着一粒沉重的面包屑。有时候则说：“一个人。”一个人匆匆忙忙地走着。